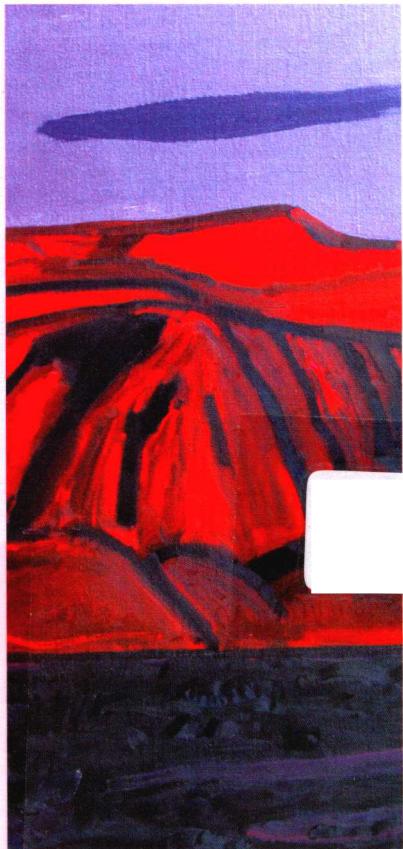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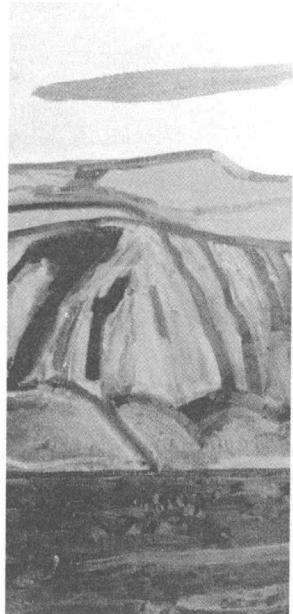


2015 中国随笔 排行榜

张秀枫◎主编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5
中国随笔
排行榜

2015 ZHONGGUO SUIBI
PAIHANGBANG

张秀枫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5中国随笔排行榜 / 张秀枫主编.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639-4585-6

I . ①2… II . ①张…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468号

2015中国随笔排行榜

策 划：文 欢

主 编：张秀枫

责任编辑：丁 娜

封面设计：天下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郝 勇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 毫米×1030 毫米 1/16

印 张：20

字 数：267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39-4585-6

定 价：40.00 元

声明：本书未能联系到的部分文章作者，请与我社王智先生接洽，电话（010）82841308

目 录

旧年的血泪.....	熊育群	001
我的故乡是商洛		
——在商洛文学院文学研讨会上讲话	贾平凹	019
知识分子何为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序	周国平	021
秋风桐槐说项羽.....	梁衡	024
魏晋时光.....	沈荣均	028
恶念丛生.....	周晓枫	037
随笔三题.....	李琦	054
在台湾巡回讲学.....	余秋雨	058
草书的表情.....	南帆	064
迷失在花街.....	祝勇	071
丁玲的逻辑.....	贺桂梅	076
墙是一面镜子.....	李木生	085
未来的祖先.....	田瑛	089
土地.....	厉彦林	096
存在与消逝.....	李晓君	102
流行观点是毒药.....	姬中宪	109
来日方长并不长.....	于丹	112

自由与理想.....	吴晓波	115
无法抵达.....	徐海蛟	118
北京作家“终身成就奖”评浩然还是评林斤澜.....	刘庆邦	129
胡适的冯友兰情结.....	翟志成	133
《项链》里的悲悯心.....	时寒冰	146
南街与时间.....	黑陶	148
境界与知识.....	鲍鹏山	155
你信吗.....	张丁歌	157
话剧意象中的鲁迅.....	林建刚	161
物的尊严.....	林少华	165
为谁守城 为谁而战.....	关山远	167
上帝握着我的手.....	贺少成	172
人生树下.....	王开岭	178
丘吉尔手势和他的雪茄.....	桑永海	182
木心的底气与灵气.....	钱红莉	185
重要的事情其实并不重要.....	介子平	187
莫言书法说.....	冯骥才	189
郭德纲的文学品质.....	韩石川	192
汉代给我们的告诫.....	穆涛	198
靖康耻与宋高宗的心思.....	宗仁发	202
无声者的呼号.....	杨炼	206
其实，我们都是演员.....	王朔	209
对屈原的仰望与理解.....	夏立君	211
幽灵之船		
——现实生活与创作灵感	铁凝	219
越界来到青春的广场.....	王宇	223
狡猾.....	罗西	226
“见树木又见森林”读书法.....	田子馥	228
斯文济世 天下归仁.....	王蒙	230
向周立波约稿.....	刘心武	242
那些不敢说破的真相.....	刘瑜	245

我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	白岩松	247
井冈山的叹息.....	王德林	249
我是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	254
拥挤的，太拥挤的		
——《红楼梦》的诗学问题	朱也旷	257
拒绝庸俗.....	石破	264
我读《时间简史》	毕飞宇	266
泛滥的微笑.....	毕淑敏	271
我们都经受过林黛玉的痛苦.....	闫红	273
我的阿尔维德·法尔克式的生活.....	余华	277
一张纸的前世今生.....	吴昕孺	280
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	苏福忠	287
盛唐诗人的朋友圈.....	六神磊磊	297
歌手和游击队员一样.....	张承志	302

旧年的血泪

熊育群

营田、推山咀、大湾杨、马头曹、南渡桥、新市、河夹塘、归义……这些我童年熟悉的村庄与集镇，有一天它们的名字突然出现在战争史上。我在互联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一场大战，它们成了部队包围、防守、攻击的地标。我深为震动，屏息静气，在那个大空间的办公室里，所有的声音仿佛都安静下来了……

十几年了，那时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我反复看着这些村名，感觉熟悉又陌生，它们就像前世的亲人，我在一片神秘的地域寻觅着，迫不及待，一路顺着文字往下走，一次次与它们相遇，看见它们的遭遇，为它们的安危担忧。这些名字带着我发现了一——长沙会战——我已进入了海峡对岸的网站。我无法相信连天的战火会与这些偏僻宁静的村庄联系在一起。想到爆炸与浓烟就在这些连片的房屋中发生，那悲惨的情景简直不能想象！

这是真实发生的一幕：一场日军投入兵力 10 万、国军 30 万部队参战的世界级战争就在这里打响！没错，看着这些熟悉的村庄与它们的方位那么准确无误，进攻与反击，过程不但准确地写在文字里，也标注在地图上，这是以前的湘阴县地图。

真实的事情总有一种气息，事件如此巨大我竟然没有半点疑惑，没有怀疑这不是一次虚构，相反，我感觉战争瞬息间走近了，它迎面扑来，凭着那些我熟稔的沟沟坎坎，脑海里它正在复活……我的震惊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出生和成长之地的战争我竟然不知道，它离我出生的时间还不到 20 年！

不得不重新回到儿时的记忆。难道家乡所有的人都集体失忆了？我想起奶奶常说的躲日本粮子（老家人不叫日本鬼子而叫日本粮子），她如何如何害怕。外公常说走兵，中央军、日本粮子一拨拨来了去，他常搞不清是谁的部队。

“走兵”一说是方言，指路过的军队。但外公说到走日本兵，他的神色和语气就

不对了，恐惧的表情让人感觉噩梦就在不远的某个地方发生，也许是一个苗洞，一条水沟，一片芦苇，这些都是当年乡亲们躲藏的地方，危险就像一把逼近的寒光闪闪的刀，让人脖子顿生寒意，牙齿发抖。许多孩子在日本粮子哇啦哇啦的叫喊与“唔唔”的翻毛皮靴踩踏声中，被自己的父母活活捂死——害怕他们哭出声来暴露了乡亲。

人们常提起营田，说日本粮子杀了多少人，有说上千的，有说八百的，发臭的尸体几十里外的地方都能闻到……但这一切不是当年日军侵华常见的情景吗？它不足以与一场大战联系起来。

于是，我明白了，老百姓看到的只是局部，他们面对的是如何躲藏，至于战争在多大的地域展开，有多少部队参加，乡民又怎么搞得清呢。我在屈原管理区生活的17年里，从来就没有人说出过这场战争。四次规模宏大的战争在汨罗江两岸的土地上反复打响，其残酷程度超出想象，一支世界上罕有的残暴的军队把他们所到之处全都变成了人间地狱！

尘封的血泪已经枯干，亲历者正——逝去，带着伤痛记忆活在世上的人，这结痂在他们生命之上的巨大疤痕与梦魇，终身在折磨着他们。我必须得做点什么，至少要把这份苦难的记忆留存下来。第一次，我冲动着，想写点什么，但我手上什么资料也没有。于是，想到田野调查，我得找老家的人去做这件事情，赶在亲历者还没有全部离世之前。

关于这场战争，不得不说到营田，说到1939年9月23日这一天的凌晨，这天是阴历八月十一日，离中秋节只有4天。这一天如此血腥，用血流成河不足以说明人的惊悚、恐怖与沉痛。远处的灾难总是不能给人切身的感受，总是遭到忽略。当我走近营田，走近亲历者记忆里的这一天，我的心开始颤抖，开始哀痛，这是多么残暴的生命之殛！

这一天，从没经历过战争的人们还在准备过节。黑夜里降临的灾难，许多人想不到他们再也见不到东升的太阳了。

9天前，枪声在遥远的江西会埠打响，日军攻打这个紧靠湖南边境的小镇不过是为了吸引和牵制中国军队，他们的目标是长沙、衡阳。岳阳才是主战场。

5天前，新墙河硝烟弥漫，聚集于岳阳的日军第11军主力疯狂地扑向了第一道防线。与之对抗的是关麟征指挥的国军第15集团军，这支部队曾在台儿庄抗击过日军。驻守营田的是95师罗奇的部队。

我不明白，战争已经打响几天了，那时的营田为何没有大战迫近的氛围？老百姓大都在家过着平静的日子，准备着过节。士兵住在村庄与百姓打牌娱乐。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安定军心，民心。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一场偷袭营田的计划早已预谋。日军一百多艘快艇晚上从岳阳出发，穿过洞庭湖，悄悄向营田驶来。有个渔民发现舰队行踪前来报告，竟然无人相信，他还遭到军官的训斥，说他扰乱军心。

汨罗江由东向西流入洞庭湖，营田既是汨罗江的入湖口，也是湘江、资江的入湖口，岳飞在这里曾剿灭过杨么的农民起义军。国军 569、570 团在推山咀、土星港、牛形山、狮形山等地构筑了防御工事。569 团指挥部就设在营田易家大屋言馨堂内。

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比中国军队更明白营田的重要，当新墙河眼看就要攻破之际，他派一支部队从第二道防线汨罗江防线后面包抄过来，就像一把刀插入中国守军防线的左翼，这一刀不但使新墙河、汨罗江二道防线不攻自溃，还可切断两道防线守军的南退之路，同时向守军侧背给予重重一击。

22 日晚登上舰艇的是上村干男支队，共有 4 个步兵大队、1 个山炮大队、2 个工兵联队、2 个辎重中队。一等兵吉田有仁在第 7 大队 5 中队，他写到了这天晚上的情景：“快艇不开灯也不鸣汽笛，是为了隐蔽意图。我们沿湘江朝上游走，那天晚上有一轮不太圆的暗红色的月亮，水面有不亮的反光，船和陆地都是黑色的。”

“我们紧挨着坐在舱内或甲板上，枪靠着肩，不许讲话，只听见船机的隆隆声和轻轻的水声。”

“大约在午夜一两点钟，青田小队长轻声喊：‘进入作战区域。’我们不约而同地将枪拿在手中，盯着黑乎乎的岸边。”

“天亮前两小时左右，终于到达登陆地点。在我们下艇时，不远处的山坡上响起枪声，中国军已经发现了我们。前面的艇上响起了机枪，我们在小队长的催促下跳下快艇，蹬着没膝深的水跑步离开岸边。中队长命令几个小队摆开战斗队形，占领向我们攻击的那个山头，掩护后面的快艇靠岸。”

“攻击开始后，吸引了敌人的火力，子弹在我们头顶和身边呼啸，不多时，敌人的平射炮朝着船队猛烈射击。我回头时借着爆炸的火光，看见我们乘的那艘快艇和挨着的一艘被击中，正在下沉，还有几艘没有靠岸的被击中，那些艇上的人一定伤亡不小。”

二

战火就在人们的睡梦中降临。人们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许多人听到枪炮声跑出家门来看热闹，看红绿两色的信号弹划破夜空，机枪的子弹交织成火网，有人觉得像烟花一样好看，为看得仔细，有人爬上墙头，有的跑上山坡，直到战火越来越近，

逃难的人群哭的哭叫的叫，这才感觉到了害怕。

60年后，我动员屈原管理区的朋友易送君对“营田惨案”做田野调查，20多个人历时一年，寻找到了一百多个幸存者，记录了那一天他们的经历。我曾跟着易送君走村串户，听那些年过七八十白发如雪的老人手指屋前的地坪或是水塘，说起自己当年如何躲藏如何逃难，他们学着飞机俯冲时的轰响和机枪扫射的嗒嗒声，所有的人对“己卯年八月十一日”这个日子记得死死的，仿佛那是一个魔咒，是一个黑色的灾星！

采访易识基，那一年他76岁，老人一辈子摆脱不了的一个梦魇就是八月十一日的早晨。这一天，母亲带着他，刚刚从葛公桥跑出来，身边飞机丢下的炸弹“轰轰”地连声炸响，刚刚躲开炸弹，日本鬼子又在背后直追，突然“嘣”地一枪打中了他……老人总在这个时刻全身一颤，从梦中醒来。

72岁的老人柳仁详，1939年只有7岁，他是田棚柳村人。田棚柳靠近推山咀，日军攻打推山咀码头时，还是他母亲把他叫醒的。母亲叫他哥哥嫂嫂快跑，把他和弟妹抱下床，连拖带滚跑到了柳树墩下。这时炮弹带着橙色火光遍地炸开，震得人脑袋欲裂。天一亮，飞机就出现在天上，低低地直冲下来，发现躲藏的人，嗒嗒嗒的机枪直扫过来。它扔下的炸弹把房屋炸飞了。逃跑的人到处都是，炮声、哭叫、叫喊声乱成一片。

柳有富是柳仁详的二伯，他天不亮就出外捕鱼，听到枪炮声后急忙向家里奔跑，刚跑到南圹神，就撞见了日本兵，被当头一刀劈死。柳仁详的房伯柳云保的妻子汤氏，慌忙用锅烟涂黑脸，躲在灶门柴堆内，日本兵把她拖出屋外，她极力反抗，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在草堆旁。柳仁详的房嫂李氏，躲在灶房柴草内，日本兵用刺刀把她挑出来，拖到坳墩下，七八个日本兵轮奸后用刺刀从胸脯和下身捅刺，直到她断气。柳仁详的祖父柳懋载，年老双目失明，日本兵把他关到猪栏里，家里人跑光了，潲水吃光了，他活活饿死在潲桶旁，身上还堆满了砖头瓦块。柳仁详的姨妈被日军抓上了轮船，一岁的女儿也不见了，两人至今杳无音信。

易阳葭是干塘弯村人，当年16岁。那天上午八九点钟日军就把村庄包围了。20多个国军与一百多个村民混在一起。易阳葭家是个大家族，全家32口人和几个国军伙夫都挤到了屋后的竹林和一个苗洞里。日军在房内没有搜到人，来到屋后菜园，对着竹林放枪，歇斯底里地吼叫。易的父亲和一个伙夫靠着洞口，当即被乱枪打死。易的祖父易生庭、大伯父易南仙、二伯父易昆英又相继倒下。易的堂叔一家躲在竹林里，在枪声里一个个倒下。

任伯皇那年8岁。他家住的相公湾靠近湘江，离推山咀三四百米隔垅相望，村

里驻扎了一个连的国军。战斗打响后，他的父亲天不亮就带着全家六口人往南逃，逃到马家屋场碰上了日军。任伯皇的两个叔叔被日军抓住，强迫他们去当了挑夫。一家人被日本兵赶着回头往相公湾走。半路上，又有日军抓他的父亲和一个叔叔去当挑夫，他俩反抗，日军两枪将他们打死。任伯皇的姐姐又哭又骂，也被一枪打死了。她死时只有 12 岁。

回到相公湾，房子已经烧了，还在冒着浓烟，耕牛被宰了。村里 60 多个人，被杀死的有 27 个，日军连祠堂里念佛的斋公也没有放过。退兵时他们在一堵断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吃的牛肉鸡，杀的蠢东西，奸的美貌妻。”

太山屋村的人更悲惨，他们村人心齐，战端未启，村里就利用后山林密草深便于隐蔽的特点，挖了一个防空洞。洞上铺树木，倒上泥，再栽上树种上草，四周还留了通气孔。洞口用草当帘子遮挡起来。那天 18 个人躲进了防空洞。日军进村发现墙上钉了许多新的竹签，分析这里驻扎了军队，便对周围进行密集的排查，防空洞很快就被发现了。

日军在洞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人出来。躲在洞里的人谁都不敢吭声。日军一边叫，一边用机枪寻找最佳射击位置。枪声里，凄厉的呼叫换来的是更加疯狂的扫射，18 个人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洞口。

81 岁的李望华老人讲完防空洞的悲剧，又讲了易敬生一家人的遭遇。农历八月十四日上午，七八个日军又一次来到了太山屋。易敬生一家三口没有离开村庄。易敬生是私塾老师，穿着一件长袍，一副斯文相。他认定日军不会杀读书人，因此没有逃。日军进门就把他抓了起来，一把按倒在地，来了个五花大绑，随即一枪打死了他的老婆。当着易敬生的面，他们扑向他的女儿，剥光了她的衣服，玩弄一番后，施行轮奸，一直把她轮奸至死。易敬生不停地挣扎、咒骂。日军用铁丝把他吊到横梁上，淋上煤油，把家具砸烂，堆放在一起，点了一把火。易敬生火中还在不停地诅咒，日军在一边大笑……后来，回村的人在灰烬里发现了他的肚子。

余家坪是一个典型的湖区村落，青砖青瓦的祖屋，居住着田、樊、戴、李、易五大姓氏的人。日军一进村就抓到了田放贤，要他找花姑娘。田放贤拒绝带路，一个日本兵拖出东洋刀一刀就把他劈死在屋坪前。田放贤的妻子刘瑞英看到丈夫被抓时，就跪在地上为他求饶。日军强暴了她又将她杀死。田放贤的妹夫柳长根冲出来与日军搏斗，日本兵拔出手枪连开三枪将他打死。柳长根的妻子田召英也像丈夫一样去跟日军拼命。日军见她是一个女的，就紧紧抓住她欲施强暴。田召英用嘴咬日本兵的耳朵和鼻子，日本兵被激怒了，用刺刀将她活活挑死。

田召英六岁的儿子柳林、两岁的女儿柳毛被日军用刺刀从肛门刺入，柳毛被举

起来在空中戏耍。

巷口吴村郑德清伯父一家，全家四人被杀，女人怀有身孕，她被杀后，日军又把她的肚子破开，肚子里滚出一个“哇哇”哭的孩子，日本兵又一刀将孩子刺死。三岁的孩子哭喊着爸爸妈妈，扑到了妈妈的怀里，一个日本兵一刀戳进孩子的肛门，将孩子挑起来，高高抛向空中，周围的日军哈哈大笑，鼓起了掌。这一幕被偷偷躲在山上乱草丛中的吴桂枝看到了。

全家被杀光的远不止巷口吴村这一家，家住黎家祠堂旁的黎哲秋一家同样悲惨。易阳明当年十六岁，他随外婆住在黎家祠堂，黎哲秋是他的叔伯外公，他讲述了黎家的遭遇。

八月十一日，黎哲秋带领一家人逃命。中秋那天逃到了枫树塘。这一带是国军95师师部。一家人走了4天，脚都走跛了，吃的东西也没了。黎哲秋想到白水的亲戚，他想跑一趟去弄点吃的来。临走时他交代妻子，如果日本粮子追来了，全家人逃也得一起逃，他会快去快回的。

中午时分，日军打过来了。黎家人慌忙逃命，躲进了一所学校。日军发现后追了过来。他们躲在墙角，全家人藏在被子底下。日军进来后对着被子用刺刀乱捅，直到血流满地。走时他们放了一把火，把学校也烧了。

易阳明一家逃到白水曹家祠，碰到了黎哲秋。他们商议等这一仗打完了再去找人。第二天，黎哲秋、易阳明等返回枫树塘，经打听，他们在烧焦的学校瓦砾中发现了十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黎哲秋认出了就是自己一家人，他一具具尸体抱过去，喉咙嘶哑哭不出声来，只有一声声干号。

5年后，日军第四次进犯营田，黎哲秋逃到太白庙时，又被日军的冷枪打死。在突然而来的大祸面前，有人不畏强暴拼死反抗。弯里屋的易玉桃，他的妻子夏氏以死相搏，被日军杀死。易玉桃手握铡刀，藏在门后，等一个日本兵进来时，他手起刀落，将日本兵砍死。他又躲到门后，再次杀死进门的日本兵。等到第三个日本兵进来，易玉桃举刀猛砍，日本兵一闪，被削掉了一个手指，手臂也被砍伤，日本兵一路狂奔一路嚎叫。

日军蜂拥而至，举枪乱射。易玉桃冲进敌阵，又砍伤了几个日本兵。日军一个军曹举起手枪射击，易玉桃跃步一刀，砍断了他的手指。日军十余人乱刀齐刺，易玉桃顿时鲜血如注，他仍怒目而视，呼喊：“杀死日本强盗！”日军兽性大发，将他砍成八块。

日军到了福林铺的元冲，开物农业专科学校的学生还在上课，没来得及跑。日军抓住7个学生，一个军官一手握刀一手指着教室墙上的孙中山遗照，问一个学生：

“这一个是谁？”学生两脚立正，大声庄严地说：“这是我们的总理。”军官刀一挥，砍下了他的头。

问第二个学生，得到同样的回答，又是人头落地。第三个同样如此，直到第七个，军官在指给他看那6具尸体后，再指着教室墙上的总理遗照问他，学生仍旧立正，大声庄严地回答：“这是我们的总理。”日军挖了他的眼睛，又问，仍然是如前的回答，又割了他的舌头，觉得不解恨，手起刀落砍断了他的双腿……

一天，从营田往南行驶的两条粮船，张帆疾驶，船工看到日军的汽艇来了，为了不让粮食落入敌手，他们紧急将船底凿穿，人与船一起沉入了江底……

国军569团仓促应战，官兵拼死阻击。驻扎营田街、大边山、小边山、山塘湾的国军与当地老百姓一齐进入阵地，决心与侵略者决一死战。山炮连沈连长亲自操炮，向增援的日军汽艇猛烈轰击，终因弹尽无援而壮烈牺牲。重机枪连的张连长带领机枪手坚守陡仑阵地，一个上午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打死日军300多人，全连战士大部分伤亡。三塘湾的步兵连，连长钟望学带领全连与日军拼刺刀，团部命令连队撤退，连长拒不后退，全连拼杀只有9人生还。驻白鱼歧的国军连全连牺牲。连长张华清被日军一刀一刀割死。

当天上午，日军增援部队又登岸了，天上飞机轰炸，湖面海军频频炮轰。营田江防当天大部失守。

日军对英勇杀敌的中国军人也实行了残酷的屠杀。569团副团长和一名军官被日军用刀将头皮割开剥了下来，盖住了双眼，又从胸部剥皮至双膝。一位姓夏的营长他的四肢被钉在门板上，日军淋上汽油把他活活烧死。570团一营营长苗培成和一连张连长被鬼子凌迟血刷。

然而，日军的残暴并没有吓住中国军人，第二次长沙会战，295团1营少校营长曹克人率全营防守湘阴县城，四百多人抵抗一千多日军的进攻，又受到日军海军陆战队的夹击，天上飞机狂轰滥炸，地上大炮猛攻，全营誓死抵抗，激战两天。退守第二道防线后，日军再次增兵800多人，从两翼包抄，全营顿时陷入绝境，却无一人退缩。曹克人一声大喊“为国捐躯的时候到了，上刺刀！”几十人跃入敌阵，展开肉搏，直至全部战死。

曹克人受伤昏迷被俘。日军向他疯狂发泄部队受阻的怒火。战后老百姓涌向他牺牲的地方，只见墙上大钉钉住一具尸体，没了手脚，割了舌头，眼睛也挖了，还被开膛破肚……

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了一封遗书：“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值此存亡之秋，匹夫尚有责，身为军人，岂能临阵退缩？尚望双亲体谅时艰，善自珍重，我誓死抗日，

此意已决！”许多人看后，跪在地上哭了。

己卯年八月十一日的杀戮，仅营田一带被杀害的百姓就有800多人，国军战士牺牲1200多人。1000多间房屋被烧毁。言馨堂四进大院落，15个天井100多间房屋，厅堂、粮仓、磨坊、学堂连成一片，全被大火吞噬。火海中的营田街鼎兴爆竹铺，店铺老板在楼上来不及躲避就葬身于火海，一具焦尸从楼上滚了下来。卢森泰药店的卢家大爹初十人殓，棺材与房屋一同烧成了灰。有人披着熊熊烈火逃生时，被日军发现立马补了一枪。李荣兴绸缎庄的老奶奶70多岁了，死活不肯同家人逃生，在家里被活活烧死。人们逃到离营田街30多华里的冯家塅，男女老少几十人站在一片坟茔上，看着火光冲天的营田街，无不失声痛哭。

田汉先生1939年12月来湘北拍摄长沙会战的影片，他来到了营田，深受震动，写下了一首《战后营田凭吊》：

营田屯垦地，创自武穆王。

我从余家冲，来吊今战场。

风日何凄悲，山川转苍凉。

群鴟噪高树，长芦摇东塘。

黃土有余芳，处处埋国殇！

马行营田市，残破非寻常。

岳阵剩残台，易祠摧楹梁。

流目稍稍聚，绝似台儿庄。

下马山江岸，铁网钩衣裳。

哨兵荷枪立，目视天一方。

新洲横如带，夹沟雁飞忙。

布帆孕秋风，战垒对残阳。

千寻封锁线，横亘逾金汤。

故暴若豺虎，血爪及牛羊。

至今沙滩上，随处皆骨肠。

敌来向突冒，敌去何仓皇。

烧骨白鱼歧，余灰因风扬。

转至牛形山，萧萧多白杨。

临哨闻鬼哭，昨晚警鸣枪。

我鬼吹银笛，高呼杀东洋；

敌鬼随寒胆，咽呜思故乡。
欲听鬼哭声，静夜登高岗。
新月如蛾眉，寂寞照断墙。
门窗张大口，暗夜无灯光。
手电烛暗处，人影使人慌。
原来流浪儿，瑟缩稻草旁。
问之初不答，细问泪成行。
家住推山咀，敌来杀其娘。
切齿东洋鬼，誓与之偕亡。
故愈战愈弱，我愈战愈强。
愿共拼血肉，共筑长城长。

三

十多年来带着这份沉痛的记忆，我总是在反复问自己：日本军队为何如此凶残？这一场战争是如何打起来的？这个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们为何至今都缺乏了解它的愿望？谁能保证悲剧不再重演？

在 1937 年南京大屠杀之前的甲午年，旅顺已经惨遭屠城，两万多人被杀。有一对母子，母亲被杀于巷口，婴儿爬到母亲身上找奶吃，孩子的嘴与母亲的奶头被泪水和奶水冻在了一起，收尸的人都难以分开他们。

痛定思痛，我开始注意日本这个大和民族，从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开始，我读一切研究日本的书籍，从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网野善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尾藤正英的《日本文化的历史》、奈良本辰也的《凉都流年》……我进入日本的历史文化，寻找着缘由，我渴望了解它的国民性。

读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柳美里的《声》等当代作家的小说，一种凄美的情境令我心魂恻然，它们有一种致命的吸引。这情境有东方含蓄、蕴藉之美，而它的哀伤、凄婉与悒郁却是大和民族独有的。凄美也在浮世绘的画中出现，甚至在神社庙宇红的鸟居白的纸垂上也能读出。日本人从樱花的绚丽、短暂与落英缤纷中寻找凄美，把它选为国花。武士就喜欢在樱花树下剖腹，为情义、为报恩、为洗刷污名赴死。这一切沉沉底色便是死亡，是死亡的意识。大和民族是

一个对死亡有冲动和激情的民族，其“空寂”“幽玄”“物哀”的审美传统便是死之幽谷开放出的花朵。

“菊”与“刀”两种相互砥砺的东西一同成为大和民族的象征，正如它的好斗与和善、野蛮与文雅、尚武与爱美、顺从与抗争、忠诚与叛变、保守与喜新、傲慢与自卑……这种喜好极端的国民性就如和辻哲郎的《风土——人类学的考察》写到的，处在季风气候的岛国季节性与突发性相容，热带气候与寒带气候交替，塑造了日本“宁静的激情”“战斗的恬淡”的国民性格。

《坂上之云》是表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史的电视剧，剧中举国上下由维新鼓动起来的朝气与强国意识有如岛国的温泉，灼热、雾气蒸腾。明治维新废除等级制，取消武士阶层，人人平等。他们像从前学习中国一样，全面学习西方。其亦步亦趋的学习姿态被西方人讥讽为“猴子”。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在这里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威胁而不得不战，所谓的威胁便是谁来控制朝鲜，没有控制朝鲜它就感到了“威胁”。日俄战争争夺中国东北的殖民权益，却被说成保护朝鲜不被沙俄染指。朝鲜的“安全”又要靠中国东北来保障了！而东北变为伪满洲国后，它的安全又要靠华北来保障了！他们一步步的扩张都找得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强人逻辑，没有侵略，没有是非，先筹划先开枪的反成了无辜者，而被殖民者不存在了，他们不配享有安全与自由，就如他们所说的进入了等级秩序世界。直到今天，吞并朝鲜仍被称作合并；侵华称作进入；钓鱼岛主权归属之争、参拜靖国神社，仍是强词夺理的逻辑；正在推行的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参与全球军事行动，理由仍是为了国家安全。

日本“近代化教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在明治维新时期出现，他引导日本把眼光投向西方，他在《脱亚论》中宣称日本脱亚入欧。“禽兽论”也出自他的书中：“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以在亚洲东陲，创立一个新的西洋国”。这就是日本的征服经。

同一时期，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内村鉴三的《典型的日本人》在给国人强调日本的独特性时，也开始为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大造舆论。

迅速强大起来的日本，国民自信心不但从美国“黑船来袭”的惊吓中得到了恢复，继续膨胀的结果开始滋生蓬勃的野心。这时，大亚洲主义思想出现，日本由“脱亚入欧”战略转向“排欧入亚”。他们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大陆才是他们的出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出现了，一个被西方欺凌的国家转过身来疯狂地欺凌自己的邻邦。

三百多年前，丰臣秀吉武力扫平战国群雄，统一日本，又出兵朝鲜，他那时就

梦想着亲自渡海，坐镇宁波，攻占中国，将日本国都迁到北京。日本旧梦重拾，谈论经略大陆的话题，变成了维新大业讨论的问题。

与希特勒一样，日本灌输自己民族为优等民族的观点，甚至认为全世界只有他们是神的子民，天皇来自神界，日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个神国，是天地间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万国的主宰，因此，全世界都应该成为日本的郡县。偏激的思想越走越远，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甚至认为日本的风景也优于亚洲邻国，可与西欧并驾齐驱，连活火山也得到了勇壮的赞颂，他把这些与国民精神联系起来，以此鼓舞新兴帝国日本的士气。志贺重昂在这本地理学启蒙书中准确地预测了甲午战争。

有人提出了日本要拯救亚洲，“大东亚”范围内的国家都是同一人种，亚洲人应该帮助亚洲人。日本有责任把“支那”从白人手中解放出来，建立起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弘扬大义于八纮，缔造神舆为一宇。

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言论：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还有英国、俄国从东亚驱逐出去。打一场亚洲人自卫自存的圣战，勘定祸乱，光复和平。各国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唯一真心自上而下建立了等级制度的国家。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之大业。

膨胀的继续发酵必定导致对其他民族的鄙视，日本以救世主自居，最后发展到不把别的民族当人。中国留日学生就被日本人称为“豚尾奴”。

可怕的思想一萌芽，它就像一剂兴奋剂，甚至是迷药。它让人越来越偏离真相，越来越癫狂，接连的刺杀与宫廷政变，直到军人当政的极权统治出现，广场、街头运动开始了，它直接变成了阴谋家的武器，不只是对外也用于对内。

四

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大理街头闲逛，在一家旧书店无意间发现了马正建写的《湘水潇潇——湖南会战纪实》，书中引用了一个日本女人近藤富士之20世纪60年代写的《不堪之回首》一书中的内容，这是一个有关中秋节的故事，她在1939年中秋节踏上了我老家的土地，作为慰问团一员前来慰问皇军，这是她费尽了心力才争取到的机会。

没想到真的见到了她新婚后参军出征的丈夫。经历千辛万苦，一对夫妻在战场见了面，虽然部队给他们放了两天假，但打仗部队没有驻地，他们还得跟着部队走。